

编者按:90年前,冯雪峰离开上海抵达瑞金,不但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与他并肩战斗,还成为毛泽东与鲁迅之间的精神“纽带”。在军事围剿的艰难岁月,冯雪峰跟随毛泽东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共越雄关险隘。到达陕北后,冯雪峰又肩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上海开展工作。近日,我们通过实地采访,追忆当年发生的往事。

毛泽东与冯雪峰交往二三事

诗文结深情

回忆说:“在马克思主义学校时,冯雪峰的课讲得很好,上课态度也很好,专门讲党性的。那个时候,冯雪峰是一个很朴素的人,天天穿着非常普通的衣服。”

冯雪峰在马克思主义学校初任教务主任时,校址设在大埠村黄竹堪下。毛泽东住在沙洲坝,两者之间相距不远,见面的次数和沟通的机会较多。在毛泽东的住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而葱茏的樟树。走进毛泽东同志旧居,里面陈设有木床、桌椅、笔砚等简单的生活和办公用品。

冯雪峰与毛泽东在瑞金的见面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彼此已有较多的了解。“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我在广州工作,就已经读到了你写的新诗,《湖畔》诗写得很好,很喜欢。我曾托身边工作的熟人打听你的下落,准备带口信给你,希望你能到南方来,与我一起工作。”毛泽东初见冯雪峰时即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颇有几分相见恨晚之感。

当年,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而冯雪峰被誉为“湖畔诗人”。1922年,冯雪峰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合著的诗集《湖畔》,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最早的新诗诗集之一,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毛泽东到广州工作之前,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也曾致信向应修人索要过诗集三十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彻夜谈鲁迅

书面上的,他很佩服鲁迅的战斗精神,认为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虽然没有见过鲁迅,但是他从鲁迅的作品中,从冯雪峰对鲁迅的介绍中认识了鲁迅。冯雪峰是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精神联系的纽带。

毛泽东说,自己很早就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群众的要求,对群众的要求不理睬、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他还询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又写了些什么?他对鲁迅的身体状况,以及结交的友人和生活习惯等,都会多次问起。在“二苏大”结束后,毛泽东还向冯雪峰进一步详细询问了党在上海的工作和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等。

在瑞金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和冯雪峰朝夕相处,经常一起散步交谈,畅谈文学、诗歌,以及上海文艺界的活动等,接触相当频繁。在谈到“左联”时,冯雪峰曾出题请鲁迅做文章。毛泽东对此感到惊讶,用质疑的口吻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

比出题目更好吗?”

冯雪峰告知毛泽东,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同意冯雪峰的看法,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冯雪峰又聊到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的想法,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毛泽东听了很感动,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于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是民族的伟大品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4年5月,董必武调任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院长,冯雪峰接任马克思主义学校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校长则由罗迈(李维汉)担任。

1934年7月下旬,瑞金遭敌机轰炸后,为安全起见,所有原驻沙洲坝的中央领导机关都迁移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附近。其中,临时中央政府迁驻云石山的云山古寺内,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迁往云石山乡田心村的偕玉公祠办学。

云石山高不足百米,方圆不足一千平方米,四面多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百余阶的石板小道弯曲通行,密密实实的树木枝叶,几乎完全覆盖了整座山体。山上有两道厚实坚固的石门,一前一后把守着去路,颇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

临时中央政府迁至云石山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一同搬到了云石山上的这座呈半“工”字形的云山古寺内办公和居住。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迁驻偕玉公祠后,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即使在敌机轰炸的环境下也没有中止。偕玉公祠与云山古寺的距离不远,每当毛泽东、张闻天回到云山古寺,冯雪峰便赶往云石山,将自己所知道的现状告知他们,与他们探讨局势,研究策略。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的开办时间约20个月,其中冯雪峰任职的时间占一半。虽然在学校的工作时间不长,但他在学校广泛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共产主义,使一大批干部经过学校的学习迅速成长、脱颖而出,成为苏维埃运动的骨干力量,为保障革命战争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项事业做出了贡献。

营救冯雪峰



耸立在瑞金中华苏维埃纪念园内的雕塑。

“鸟儿出山去的时候,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说山里的花已开了。”这是冯雪峰作为“湖畔诗人”时所写的诗。1937年12月,冯雪峰在时隔九年多后再次回到了家乡义乌。此行主要是为了创作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从1937年12月至1941年2月间,他在家乡度过了三年多时间。

1941年初,“皖南事变”突发,国共关系再度紧张。2月,赤岸一位在金华报馆工作的朱姓青年给“冯福春”写了一封信,信中告知了“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一事。此信恰好被驻金华的国民党宪兵在“邮检”时查获,朱姓青年被国民党宪兵抓捕,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国民党宪兵又直扑神坛村抓人。

敌人抓走了冯雪峰,最后将他关押在了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禁闭所。因冯染上了极易致命的回归热病,又被担架抬到了上饶集中营总部所在地的“特训班”。1941年6月,冯雪峰患上了肋骨结核,被迫由“特训班”外科医生的难友毛鹏仙用致命图章的小刻刀为他划破伤口挤脓。由于小刀和代纱布用的破布没有条件消毒,长期流脓不止。

冯雪峰被捕后,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邀请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嫫夫妇以及舒群等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前往杨家岭的窑洞做客、叙谈。

临近中午时分,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萧军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冯雪峰于“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消息,并向毛泽东急切提议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毛泽东一听,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问道:“有人营救过没有?”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接着,萧军讲了他所了解的冯雪峰在国统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左联”作出的巨大贡献。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他又着重向大家讲述了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的业绩等。

毛泽东听后更加予以重视,立即指示陈云:“赶快了解一下情况,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待作家们吃了一顿午餐。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准备发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送交毛泽东审阅。电报内容大意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看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

在南方局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发自延安的电报后,即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案,决定由董必武委托同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湖北籍小老乡胡秋原出面营救。

胡秋原时任《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他欣然接受了董必武的委托,给管辖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昔日文友冯雪峰的电报。

因冯雪峰以“冯福春”之名关押,在被关押的人员中并无发现叫“冯雪峰”的人,因此营救未果。冯雪峰最后由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郭静唐、《前线日报》主编官乡作担保,以“保外就医”之名逃离了集中营。

1943年6月,冯雪峰辗转到重庆。当他步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现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冯雪峰来到重庆后,即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加“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再写些文章,并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图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内陈列的部分教员。

一座古祠堂,坐落在瑞金市云石山乡田心村的郊野,淹没在一片稻田和树林里,正门上面写着“云石山偕玉公祠”,白底黑字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格外突兀。祠堂前有块晒坪,晒坪前是一口半月形的水塘,四周长满了荒草,而在祠堂左前方的石碑上,镌刻有“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云石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的字样,彰显着这座古祠堂的与众不同。

听到有人到访,负责管理偕玉公祠的梁师傅匆匆赶到了现场,为记者打开了大门,并介绍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基本情况。偕玉公祠平面为两堂两横式,呈“凹”字形布局,是一幢建于清末的二层土木结构建筑。在屋内正厅两侧的白墙上,陈列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办学历史、班级设置、出版教材等内容。在介绍校领导的文字资料上写有“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先后任校长,杨尚昆、董必武、冯雪峰先后任副校长”,学校的教员一栏中写有“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邓颖超、成仿吾、冯雪峰”等。

是的,就在红都瑞金,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工作期间,同为教员的毛泽东和冯雪峰接触频繁,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又一起踏上长征路,走过了难忘的革命岁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而葱茏的樟树。



地处云石山乡田心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